

孔子的乐学教育

2025-02-10 作者：李景林 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

今人读书学习，似乎是一件苦差事，古人为学却不然。儒家为学之道，讲究学而能乐。谈到儒家的乐学教育，我想从《论语》首章讲起，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。

第一，“乐学”。儒家言为学之道，有“乐学”之说。《论语》首章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朱熹解释云“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，其进自不能已矣”，又引程子云“时复思绎，浹洽于中”。张轼谓“浹洽于中”乃言学者义理贯通，故能有中心之乐。对此可以概括出三个要点：一是“涵泳熟习”，二是“义理周洽”，三是“实有诸己”。这个“义理”，不仅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还要实有诸己，成为个体人格的内容或内在的要素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油然而生起中心之乐，学才能乐。乐学，一是说所乐在学，二是说学而能乐。

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，他在人心先天本具良知良能的形而上学基础上，来理解“乐学”的意义。为学的目标，是自觉地呈现人心先天本具的良知。良知的呈现，使吾人剥落私欲之蔽，应事接物从心所欲，处物为宜而与物无不通，达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自由境界，因而能有中心之乐。这个中心之乐，就是今人所说的幸福。“乐学”，是儒学的内在精神。

今人读书学习，将“学”单纯作知识技能义的理解，单纯作功利之用。孩子从小学升初中，初中升高中，高中升大学，一直读到博士，为的是获得知识技能，以备未来在社会上立足。其为学，非以自身为目的，而是一种功利性、外在性的追求。这样追求和理解的“学”，只能是“苦”，而不能是“乐”。

《论语·学而》首章三句话，有内在的意义关联。学，最终要达到“人不知而不愠”的君子人格的完成。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讲的是人的生存和德性的修养。

第二，“游艺”。学之所以能乐，乃因其展现着一种生命整体实现的历程，而非一种单纯的以知识技艺为内容的学。当然，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。孔子博学多能，自称“好学”，但却不满意弟子仅把自己看作一个博学多识的人，而自谓“予一以贯之”。孔子对知识技艺的看法和态度，可以用“游于艺”这句话来概括。“游于艺”，讲的是人的修养与知识技艺之间的关系。为学要达到悦、乐，首先要不断超越知识自身，即要超越对知识技能这种单纯功利性的态度。超越知识技能的第一步，是对知识技能本身产生兴趣。古希腊人很重视知识技艺，由此产生对世界的好奇、惊异，因而发展出一种对“真理”本身的兴趣，一种知识论的建构和“爱智”的哲学传统。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，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知而好之，类似于西方人的“爱智”。但是，孔子并不到此为止，“好之”，仍有一个在外的对象，而“乐”则是中心之“乐”。乐与天地同和，直接感动人之善心，亦即仁义之心。“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，中心之乐油然而生而不可以为伪。此所谓好学、乐学，强调的是内心之乐。

西方的传统，是将知识技艺引向超越，指向一个知识论的系统。而在孔子看来，单纯的知识并不能达到真实。有时知识可能还会障蔽、遮蔽了人之存在的真实。因此，单纯学知识并不能完全达到真实，生命存在的真实须通过教化教养的解蔽历程内在性地转出。这不是否定知识技艺，它涉及知识技艺与人格养成关系的问题。儒家的学，当然包括知识技艺，但却以“成德”为第一要务，而不重在单纯的认知。孔子重学，在孔门中，孔子仅称颜回为“好学”。颜回的好学，就表现在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中。修养不好的人总是迁怒，如在外面受了气，回来打老婆孩子，这就是“迁怒”。修养不够的人，心无所主，经不起外在的诱惑，所以常犯同样的错误，这叫作“贰过”。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乃是一种很高的德性成就。

同时，人的知识技艺，亦要经过相应的德性奠基才能实现其本有的价值和本真的意义。孔子讲“君子不器”，并不是说君子不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。人须有一技之长或专门的知识，才能在社会立足，现代社会更是如此，但却不能偏滞于此。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这里关键在一个“游”字。“游”，就是为学要涵泳于“艺”，又不偏执于“艺”。“道”者形上之称，却非抽象的实体，必须经由“德”“仁”的修养而构成一种个性化的拥有。将普遍性、平均化的东西和个体的内在心灵生活相关联而融为一体，这样才会有兴趣和趣味发生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“学”与人之生命存在的一种内在相关性。

生命的开始是整体性的，我们教孩子，讲究“寓教于乐”，小孩子的天性是游戏，在游戏里面学知识、技艺。孩子的学习代表着生命的自然，成人的学习则表现为一种文明的方式。后者采取了分化的路径，一方面是知识技艺，从整体的游戏和玩儿里面分离出来成为专业，成为“正经事”；另一方面，现代人也很讲究休闲，发明了很多游戏和玩儿的方式，来作为一种补充。但是，现代人已经搞不清楚，究竟工作学习是为了游戏休闲，还是游戏休闲是为了工作学习。这些都是生命整体分化对峙而互不相关的结果。所以，表现整体生命的“学”离不开“艺”，但又不能停留在“艺”上。一个有了生命安顿基础或真实信仰的人，他的现实生活才是具有立体性、累积性和成就感的生活。

第三，“上达”。《论语·学而》篇首章三句话，最后一句讲到为学的目标，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。德性修养、人格的成就，最终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孔子特别强调“下学而上达”，这就是知天道、通天人。《论语·宪问》中记载，孔子感慨“莫我知也夫”，并解释说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。”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，就是“人不知而不愠”。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点，是因为他已“下学上达”，臻于与天相知的境界。要达到“道”的实现，要使“道”为吾人的存在奠基，那就必须要做到“下学而上达”。

孔子又讲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”，小人将人生之事悉归诸功利的原则，这就是“下达”。“君子上达”，是要上达于天。上达于天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，才能具有一种“独”，就是独立的人格。一个内心具有内在的信念或信仰的人，一个对形上之道或天命、天道具有内在敬畏的人，才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诱惑和左右，听凭自己内心的良知，对事情作出独立自由的决断，这就是“独”。王阳明说“良知即是独知”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孔子以遁世无闷，不见知于人而不愠，为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。这个境界的前提，就是学者为己，为仁由己。其最终的目标，是要由下学而上达，达到天人相通的境界。在这种境界中的人，乃能真正获得中心之乐或真正的幸福。这样一种“乐学”的观念体现了儒家教育的根本精神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教育的本质与实践，仍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

（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）

转载请注明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【编辑：常达（报纸） 张黎明（网络）】

社科推荐

- 跨学科聚焦人工智能多领域应用
- 广西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盟成立
- 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公平正义
- 在实践中发展的新闻传播学
- 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学理智慧